



# 12年来,德国人民似乎已习惯默克尔的领导 昔日酒吧卖酒,今日肩扛欧洲

## 第一次体验“资本主义” 就是酒吧卖酒

1954年7月17日,默克尔出生在德国汉堡,原名安格拉·多罗特娅·卡斯纳。

她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母亲曾经是英语和拉丁语教师。出生6周后,她随父亲迁往距柏林约80公里的原东德小镇滕普林。

安格拉从小就表现出出色的学习能力和语言天赋。滕普林是前苏联在境外的重要军事基地,安格拉利用这个机会与苏军士兵聊天练习俄语。

安格拉后来考入莱比锡大学物理系。在大学里她成为学生会的组织者,还在一家酒吧兼职当服务员。

据她回忆,她第一次体验“资本主义”,就是在酒吧里售卖威士忌和樱桃鸡尾酒。

## 追求权力和坚持信念

1989年,时年35岁的默克尔正式加入东德“民主觉醒运动”,步入政界。

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副发言人,到统一后的德国部长和反对党主席,再到2005年当选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默克尔稳步走到德国乃至欧洲的权力中心。

一些评论家认为,追求权力和坚持信念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质,却集中体现在了默克尔身上。

默克尔在总理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幅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画像。虽然她的官方传记作家不愿对此过度解读,但还是写道:“默克尔像叶卡捷琳娜女皇那样在政治上遵循启蒙主义的精神,也会为了扩张权力而不惜玩弄权术。”

欧债危机时,默克尔在援助希腊计划上的“故意”迟疑以及设计让欧盟其他成员国接受德国方案的做法,让已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感慨她深谙马基雅维利的权力之道,并将她称为“默基雅维利”。

默克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一点在她处理难民危机的方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百万难民的到来导致了德国安全形势的恶化和默克尔支持率的骤降。默克尔遭到邻国的批评和盟友的决裂威胁,还被指责“正在毁灭德国”,但她却不愿意为避免政治风险而改变自己的政策。

一些对默克尔持批评态度的媒体开始赞扬她的勇气。英国《经济学人》曾评价:“在这场欧洲没有任何值得骄傲之处的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的领导是一个闪亮的例外。”

Merkel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25日凌晨出炉,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33%的选票,保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地位。

自2005年默克尔上任以来,德国虽历经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但却没有乱了方寸。

她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捍卫自己的理念,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领导力。

她不仅是德国人的“母亲”,还被称为“将欧洲扛在肩上的女人”。

## 观察

### 三大选举尘埃落定 欧洲一体化路向何方

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今年欧洲三大选举(荷兰、法国、德国)尘埃落定,亲欧政党全面胜出。

舆论普遍认为,三场大选的结果有利于欧盟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因为未来数年,荷兰、法国、德国这三个欧盟重要国家都由亲欧政党执政,而即将第三次连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更被认为是欧盟的“舵手”。但由于各国民粹势力扩张,欧盟成员国发展不平衡,欧盟核心国家缺乏共识,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也面临多重难关。

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反对欧盟态度。德国选择党进入德国议会可能对默克尔的亲欧路线起到干扰甚至阻挠作用,而荷兰和法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势必会挑战政府的亲欧主张。

可以预见,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取决于欧盟“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的角力结果,同样取决于法德等“核心”成员之间的政策协调。再加上极右翼势力的干扰,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将难言轻松。



## 德国母亲和她的“新德国”

12年来,默克尔在应对各种危机中锻炼得愈发老练,德国人民似乎也习惯了她的领导。

一些德国人感觉默克尔熟悉像一个家庭成员,还送给她一个昵称——Mutti(妈妈)。默克尔也展现出她作为家庭主妇接地气的一面,今年8月她向媒体透露了自己怎么做德国家庭的传统菜肴土豆汤。

得益于顾问团队的精心设计,默克尔被打造成一个传统的母亲形象,照着看她的孩子(德国人或欧洲人),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英国政治评论家马修·库弗特鲁普说,在某些方面,默克尔就像是战后“新德国”的化身,她所代表的德国与人们固有观念中那种“血与土”的民族主义已大不相同。默克尔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德国,但应该是一个通过不同方式展示实力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帝国。

这个观点解释了默克尔为何不顾反对声音决定接纳难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一个并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总理能在乌克兰危机的斡旋中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代表。

虽然时代背景已经大不相同,但“新德国”还要继续面对“老德国”曾面对的难题——若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德国又太弱小。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  
环球时报

